東史纂要卷之四

古2111
66
v.4

고서
1997. 9. 20
77637

六城六十九萬七千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
置安東都護府以大將軍薛仁貴留鎭撫之
徙三萬八千三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
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右高句麗始祖東明王高朱蒙年二十二歲
以漢元帝建昭二年甲申都卒本扶餘國號高
句麗在位十九年子瑠璃王癸亥移都國內城山
上王癸亥移都丸都東川王丁未移都平壤城
故國原王癸卯移都平壤東黃城
長壽王丁卯移都平壤城平原王丙午移都長安城

211
66
v.4

東史纂要卷之七

高麗紀

諱耶古諱諶母順敬太后金氏◐元年乙亥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冊公主爲元成公主◐太府卿朴褕上疏言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庶人亦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有宰相畏妻者寢其議褕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數然也婦女初

閭檢疏論謂莫不怨懼會燃燈夕檢匿焉行有一嫗指之曰請為庶妻者彼老乞兒也閭者傳相指之街陌之間紅指如束○王及公主幸北山洛山寺自是屢幸寺院至於出獵遊觀公主無不與焉○罷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使辛佐宣時鷹坊吏淑富等怙勢肆暴戩及佐宣疾之不禮淑富等譖王罷之後承宣李汾成言於王曰淑富多行不法戩等不從其欲令聽淑富譖罪戩等豈不累聖德王曰予固疑之○禁白衣太史局言東方木位也色當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裼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

也請禁白名從之◑初作宣傳消息舊制凡命令徵
求必下宣旨王卽位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
成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請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
名紙尾發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
午州郡苦之◑王問李汾成曰聞中郎郎將以不得
臨民之任爲憾今欲交差如何對曰武人有吏才知
民事者甚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西
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庚癸以來權臣柄國始以武
官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言於王曰東班必補外
然後得授朝官西班循次以進不必補外至是武官

歹音㝵

托左右請復之○定朝官服章宰樞以上王帶六品以上皁帶七品以下黑帶改定官制○二年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達魯花赤詰其僭改○僉議府上言內僚職賤者皆以隨從之勞許通仕路混雜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收成命王怒因詔文主事命右正言李仁挺勿視事國制內僚職限南班七品元宗朝始通其路及王卽位內人無功者豊官高爵至子孫許入臺省者甚多○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公主取黃金塔入內將毁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又令忽刺歹括大府寺銀入內○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習漢語參文學事金坵建議置之○密直副使崔文本卒文本惟

淸之後姿魁梧性高倨沉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務文學事兪千遇卒千遇聰敏多機辯爲崔怡門客多受人饋遺言與行違睚眦必報嘗爲史官不修史曰當時國事皆晉陽公所爲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世耶◐濵州吏金遷得母於遼陽以歸初高宗末遷母與季子德麟被擄於蒙兵時遷年十五傳聞母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見母書云予在某州某家爲婢遷痛哭賣白金與本國譯人入北州得母於軍卒要左家以白金五十五兩贖之德麟亦爲奴在隣天老家東京總管給厨傳送還母至濵州其夫宗行無恙相見爲夫婦如初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來遷以白金八十六兩贖之同居終孝◐金方慶賀聖節至元奉幣禮畢以宋幼主後至帝命坐皇太子下有司請方慶與宋羣

臣坐次帝曰高麗忠義自來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皆下坐賜方慶金符○僉議府言公主怯怜口及內僚廣占良田多受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不聽怯怜口華言私屬也公主立府置僚因緣作弊先是公主取密直金賆奴婢三百餘人又以松子人參送江南獲厚利分遣官官徵求二物或非地產民甚苦之◐三年秋七月停營繕縱鷹鶻還金塔于興王寺先是觀候署言道詵秘記稀山爲高樓多山爲平屋我國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唯宮闕不高至於民家悉禁之今聞造成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恐將有不測之灾伍允孚亦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請弛營繕是日王

暴得疾彌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鶻與王寺金輅在宮中請還之公主皆許王大喜○王移御天孝寺主先行公主以陪從寡少怒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而先入且詬且擊欲還竹坂宮聽宰臣廉承益之言乃止○內竪梁善等告曰慶昌宮主與其子順安公琮謀令盲僧呪詛上欲使琮尚公主爲王王召琮親訊宰樞詣宮門請釋公主請王籍其家初元宗愛琮賜貸寶無算至是公主盡取遣使告于元帝任王處置王廢宮主爲庶人流琮海島○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流金方慶于

大靑島右司議鄭興辭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醞釀金方慶之罪興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慰諭遣之尋召還○令境內服元衣冠時宰以下無一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於是學生皆剃○王及公主如元王上壽于帝帝問官軍騷擾狀命罷忻都茶丘軍合浦鎭戍軍皆還九月王與公主至自元凡國家弊事王奏請除之國人頌德感泣是後王及公主連年入元或一歲至再○流李汾禧李槢于海島尋殺之槢特寵政有不便必爭之內僚請謁皆杜絕其徒切齒會韋得儒嘗起汾禧潛謂茶丘槢亦勸王勿令方慶知國人謂槢兄弟有

二必至是內僚諷王召方慶議流二人俄聽諂沉
于海槢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 新置必闍赤以
朴恒金周鼎李之氐等爲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等五
人爲申聞色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
而行周鼎建議今宰樞旣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闍
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當更擇人爲申
聞色自是恒等常會禁中參決機務號別廳 ◐ 五年
元至元十六年 是歲宋亡 作新宮于竹坂洞撤民家三百餘戶
◐ 用樂祀新殿鷲尾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不智況

鳳巢以祀瓦鷄孚
日本倭人殺元使初帝遣使日本王令古人徐讚及
梢工上左等三十餘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
四人逃還 ● 遣許珙于慶尚道洪子藩于全羅道修
造戰艦九百艘冬元遣使督僧 ● 十一月癸丑火星
食月伍允孚泣白于王曰火星食月實非常之變非
飯僧事佛所能禳也願愼厥身修以消灾變是日放
造成役徒允孚語與法擬郎朴仁澍曰典法何多滯
訟耶仁澍曰內旨如雨安得不滯訟 ● 六年王倭來納
至邑嶺站含昌津等縣人告曰吾邑民盡隸禮賓省[illegible]

忠烈王

貧民何以供億待况乎邑塔納采者責宰相曰東民獨
非天子之赤子乎國普至此而不之恤朝廷馳一使
問之何辭以對宰相白王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
帝者來管鷹坊趙仁規力諫公主亦言乃止○王親
試文臣取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結內侍中王親試文臣者謂殿試
門生特遇異恩只試書年登第者年信相失請限登第久近並赴特其存亡等試衰達王論拆糊不
封席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兪爲首餘皆親著王召州恒郭預改考及第由是僧居首者皆非相央所定○
七年龍化院池魚死浮出者數伍名耆言甲戌年東
池有此怪而元宗晏駕今王修身克己質朴每以災
異切諫王悼之○五月忻都茶丘金方慶等舟師征

日本敗績所亡支兵糧十[illegible]三千五百六十餘碩已
而罷征東行省 ○ 壬寅公主幸慶尙道按廉閔萱宥
容自衒專擅啓事以媚於王夫人謂內按廉儀賜王旨
別監林貞杞及閔萱常在時人語曰如今邑宰紆朱
紱盡是生靈血染成 ○ 以昇平府使崔碩爲秘書郎
昇平舊俗邑守替還必贈以八馬惟所擇及碩還邑
人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爲至家
以馬歸之吏不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
帶以來是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
[illegible]之貌辭耶並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絶州人頌德

立石號八馬碑◐八年秋王與公主畋于忠清道至十月乃還公主渡臨津怒曰遊畋非急務何爲引我至此王無以對次安南公主責尹秀曰此地無鵝鶻何誘王遠來王慙憤露坐於外將軍朴義獲一鵠來王大悅賜衣時尹秀朴義等導王遊畋世子年九歲忽泣下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征父王何爲遠獵顧謂朴義曰每以鷹犬從與吾君者此老狗也◐元遣使來修戰艦復征日本也令道使于沿海四道董之元又送楮繦三千錠爲修艦費本國廣賄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

本備兵糧二十萬碩帝許之秃魯花金忻等謂瞻曰汝非黔鄕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瞻曰汝國王如泥塑佛耳尹秀李貞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左右姦臣復正三韓也重房謂東征軍有撤屋而逃者奪其田以與從軍者遣部夫使于諸道備兵糧又令諸王百官工商奴隷僧徒出軍糧有差己而帝寢東征●戊申夜有物赤如火大如斗漸如席墮于順昌宮流星相繼而殞既而梟風作火起宮中焚蕩無餘王召文昌裕伍允孚曰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耶對曰天譴章章此猶爲小災也○十

年夏王及公主世子如元九月還扈從臣僚一千二百餘人賫幣銀布
計巨萬○典法判書金情死時貞和院主有寵於王認
民爲隷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情與同
僚知其冤不能違惟郎李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
告情等遂斷爲隷有人夢利刃自天下亂斫一司之
吏明日情疽發背死同僚相繼死惟行儉免●十一
年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主

史氏曰賊臣崔坦背本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
之噬主之心信然未已王何不察待仇讎如腹心
甘受其享乎

以內豎上將軍金子延爲東京副使公主謂王曰予
聞東京是王之外家然乎曰然公主曰家奴爲邑宰
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
始公主曰王眞元王之子也王有慙色王留意音律
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曰以絲竹而
理國家非所聞也遂罷之○九月王及公主幸南京
時禾稼未收皆爲從騎蹂踐南京副使嚴守安勸王
幸三角山文殊窟鑿山開道一方騷然王以守安爲
能賜三品階○十二年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
旨安戩執不可王强之對曰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

擇賢者代之言甚剴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罪當寵內竪參官之命乞須後日王已逾閾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擬牒戩典銓注每守正不阿時稱鐵鮮● 夏五月王獵于西海道宰相伏閣諫不從後又農月以獵騎一千五百出畋宰相切諫怒不聽● 十三年三月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故事掌試者宴賀客近年先試享王謂之品呈遂爲常例● 王聞乃顏叛遣柳庇如元請舉兵助討已而柳庇還言帝已親征乃顏擒之罷諸路兵命王入賀王召世子入朝全羅道王旨別監權

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助世子行李費世子曰此物皆剝民斂怨悉還其主◐萬戶韓希愈等享王酒酣王起舞自歌王屢於宴席輒起舞公主止之不聽◐賜君宣佐等及第國制科舉之目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官不達人皆惡之宰相蔡仁規子禑名居同頭王嫌之問於李混加丙科八人置禑其末◐十四年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免時洪子藩首相趙仁規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稀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

爲老呪我等不預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耳
承益卽日辭免 ◐ 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先是
勸農使蔡謨多斂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貴及
李德孫薛仁永等爲代倍增其數布極細民甚苦之
王聞之有是命 ◐ 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斂傷民白
王罷之以按察使兼其任時世子年十四嘗踞內僚
元爽膝上爽曰人主不宜聽察殿下聰明太過宜小
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瘖持弄掌上如軟餠
乎爽懼 ◐ 副知密直司事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
進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爲王旨別監務聚

歛婿權貴騷遷擇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喜言人短公主欲聞民間事令出入卧內公主聞貞札死有慺愴色尼在側謂曰貞札之死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流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于海島時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帝文系之女亦在選中文系賂權貴圖免未得遂剪其女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髮父實不知公主使人曳髮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服宰樞及金方慶等詣殿門營救不聽流之卒以其女賜蒙古阿古大◐十五年元以遼東饑遣使來索軍粮令羣臣出米有差以船

四百八十三艘運米六萬四千碩于盖州船敗者五
十餘死者百數十人○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時扈從
邀功者衆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
史臣不從行始此○十六年王及公主世子還帝詔
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摠管韓愼桂文
庇爲大將軍玄元烈爲太僕尹復置西北路諸城守
令○元叛賊乃顔餘黨哈丹兵入東鄙至雙城陷和
州登州殺人爲糧遣萬戶印侯禦之王避兵于江華
王京留守宋玢西京留守鄭仁卿皆棄城不守於是
列鎭守將望風而遁賊遂踰鐵嶺闌入交州道攻陷

楊根又攻原州鴒嶽城進士元冲甲擊敗之自是賊
鋒挫銳諸城亦堅守始有輕賊之心元亦遣將軍薛
闍干那蠻歹等領大軍與我軍合擊哈丹于燕岐正
左山下大敗之追奔至公州伏龍三十餘里溺死者
甚多賊騎千餘渡河而遁復整兵來韓希愈馳馬突
入賊陣手挖出最勇士一人斬其首揭搶以示賊皆
褫氣兩國大軍從擊又大敗之哈丹父子二千餘騎
遁去初薛闍干大軍次金嶺驛仰侯使奇孝貞占之遇豫卦乃云五月二日見賊而戰勝問擒哈丹
否曰不擒曰既曰戰勝又曰不擒何也曰事過乃驗至是果然薛闍干軍令嚴肅秋
毫不犯聞賊屯燕岐併日而行三戰而破皆其力也

77637

不受慰宴遂即班師◐分遣金忻韓希愈羅裕于竹田忠清交州等道追捕哈丹餘賊賊五百八十人降于希愈郎將李茂遇賊于丕壤與數十人捨舟登山賊衆環山飛矢如雨茂偎樹立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恐闕弓左射中賊將喉應絃而倒賊中自亂茂等大呼追擊斬賊無筭◐元船運江南米十萬碩來賑以世子嘗奏國人征役失農饑饉之故也遂領米于七品以下帝意本在賑貧今不先貧富者所得居多◐十八年春正月復都開京◐將軍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上曰聞歲歉民

畿東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毋出迎境上況父不可爲子屈也其宮僚應出迎者毋得過西普通王怒曰世子言不當如是

史氏曰父子天性也慈孝之心油然自生而不能已今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

五月世子至自元設糶街市施餞者三日〇七月遣世子如元賀聖節一日帝召世子入寢殿問曰讀何書對曰讀通鑑帝曰歷代帝王誰爲賢明對曰漢之

高祖唐之太宗帝又問曰漢祖唐宗孰與寡人對曰
臣年少何足以知之○王以帝命遣監察御史金有
成爲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爲書狀官令護送日本
人還其國時狀書闕人皆計避麟忠直有文章語衆
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宰相聞之遂充書狀歸僉崔
渰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
於死妻子手乎遂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
人存歿世不得聞○二十年春正月王與公主在元
上年冬 世祖皇帝崩如上都迎皇太子即位王請歸如元
耽羅帝許之改號濟州秋八月王還○船運米前後三萬

五百碩于遼陽先是元爲東征運江南米十萬碩在
江華遼瀋告饑帝詔以五萬碩運賑◐二十一年元成
宗元貞元年遣大將軍劉福和等送錢幣于世子時世子
請婚甚費不貲科斂朝士白金又減慶尚道租稅白
金一斤折米三十碩徵求火急又令羅忠淸兩道家
抽麻布以軍粮抑買價一萬四千匹航海往益都府
市楮幣◐世子至自元以世子判都僉議密直司事
洪子藩知都僉議司事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及入
朝于王士庶人遮道擁馬上書訟寃馬不得前
史氏曰世子之於君父視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

今忠烈除世子爲都僉議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
奏請除臣僚又受寃民訴訟父子胥失之率至忠
烈謀欲廢嫡忠宣箝制君父相夷之禍已形於此
由其不通春秋之義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監察御史許有全被讒囚巡馬所將撻于市無敢救
者巡馬指諭高宗秀乃白王曰監察爲王耳目糾彈
百官今以小人之讒撻于市人以上爲何如主再三
譬解得免 ● 二十二年王夜宴于香閣見壁上唐玄
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若小國遊宴安可不及
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巧淫技無所不至又以羅綃

二十匹至宴日則粧飾花階久則換之時有梁州妓謫仙來者得幸於王一日內宴唱歌詞太平曲王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誰爲之耶妓對曰吳之兄[illegible]金元祥朴之材所製也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遂除元祥謫禮門祗候之材權務○賜前密直閔漬米一百碩王嘗遣內僚高汝舟命漬製詩漬饋汝舟白酒青蔬汝舟還白其清貧故有此賜○王與公主如元以世子婚朝觀入覲世子尚晉王甘麻剌女寶塔實憐公主幣用白馬八十匹又獻太后及晉王各白馬八十一匹晉王將之國帝宴其邸餞之王侍宴酒酣起舞

公主歌之●二十三年元大德元年元刷遼陽路己未年以後被虜及流民三百五十戶歸之●五月丁卯王與公主至自元時壽寧宮香閣芍藥盛開公主命折一枝把翫良久感泣壬午公主薨世子自元奔喪殺閹人陶成器等四人又治巫蠱事殺宮人無比即王幸姬稍得呪詛狀悉斬之國人震慴

史氏曰記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所尊君親親也今忠宣之爲世子也席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略無顔色之戚哭泣之哀而遽收王之官寺與寵姬而斬之爲子則悖爲臣

則逆父子相猜終至三鼠逐為天下笑者皆自取也

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於世子從王奏請也時世子自元初還封王為逸壽王世子謜即位自正月丙午至八月壬申王率百官奉牋上尊號太上王居德慈宮

◐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語在承休傳◐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旵等四人及承旨金昇掌銓選◐改官制以宰執員數議論異同宜多減省又百官名號同上朝宜改者或罷不急之司合於一局官省而易理也以趙仁規為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洪子藩為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事罷承旨房以出納委之詞林院◐賜詞林學士朴全之吳漢卿侍

讀學士李瑱侍講學士權永紅鞮王常屏左右幸詞
林院與四學士商確政理手賜酒食從容盡日或至
夜分賜紅燭送至其家◐公主遣徹里如元奏趙仁
規妻呪詛之事帝遣使執仁規及趙妃以歸趙妃仁規女也
公主妬趙妃專寵怒甚作畏吾兒字書付闊闊不花等將如元達于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王懼白太上
王上王幸公主所慰解之不聽至是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仁規妻事神巫呪詛使王不愛公主而鍾
愛其女公主下仁規及其妻與子壻等獄乃遣徹里如元奏之元使鞫問仁規妻極慘酷誣服遂執仁規
女壻崔冲紹朴瑄及趙妃以歸杖流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都僉議叅理柳陞
卒陞璥子也容止可觀事親以孝居官以勤於聲色
貨利淡如也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

之◐八月元遣孛魯兀等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與
公主將如元上王餞于金郊酒酣孛魯兀以帝命取
國王印授逸壽王璋壽昌宮受帝詔復位孛魯兀之
來十日而國人不知有此語◐下左司諫秋適獄時
閹人黃石良負緣用事與適有隙譖之王怒即令械
囚巡馬所押者欲由徑行適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
未有枷鎖于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見之何必
效兒婦掩面委巷乎◐復舊官制◐二十五年萬戶
印侯金忻等擅發兵執萬戶韓希愈等十餘人初印
侯與希愈有宿怨謀傾軋之會僧日英構誣語希愈

等謀不軌偰等聞之擅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桂等十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偰忻挾王覓海島哈散密令審驗知其姦業已執希愈請與王訊之鞫希愈凡八日竟不服惟英桂仁儉誣服曰英逃偰忻與其黨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金滐留之不從流希愈英桂于海島餘皆杖之○王狎昵羣小嗜好宴樂倖臣吳祁金元祥內僚石天補等務以聲色容悅選中外官妓及巫女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教以新聲天補輩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其歌曰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

主兮執吾手倘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君
心○以中贊宋玢監修國史安珦修國史閔漬同修
國史○二十六年上洛公金方慶卒年八十九○閭里吉
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云我始祖垂誡後嗣
凡此賤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仕路謀亂國家
由是小邦之法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
凡爲賤類永勿許爲良伏望仍舊俾從國俗吉思擅
權納賄自宰輔以下稍忤於心或杖或囚一國之人
無不行賂擾元以吉思不能和賊人民罷行省平章○二十七年併省內
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

紅傘代黃傘除舞蹈警蹕之禮◐慶尚道按察使朱
印遠貢二十升黃麻布王令左右爭取爲戲宰相言
於王曰印遠歛於民諂事左右又惡聞鵂鶹聲常令
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卽徵銀瓶民甚苦請罷之王
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是以梟易梟也王不聽以貂
爲按廉使印遠仍舊時有一內僚白王曰聞諸道路
宰相朱悅無子天道無知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
淸直絶倫印遠貪邪無比故曰無子王笑◐僉議致
仕薛公儉卒公儉性廉謹好禮朝官有喪不論知否
必往吊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臥疾祭洪哲

入卧內問疾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歎曰自吾輩而望公所謂壤蟲之與黃鵠○二十九年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學士來命崔有渰韓希愈執石胄及其子天祐等赴京時吳祁以讒倖得幸於王洪子藩元冲甲等率三軍圍王宮執吳祁送元語在子藩傳○王聽宋璘之謀請入朝欲沮前王忠宣還國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琠欲爲後琠神宗子襄陽公恕之曾孫也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

史氏曰忠烈信用憸小膏肓媢嫉離間之計旣沮忠宣還國又欲改嫁公主凡所以傷骨肉之恩滅父子

之親者肆行而莫之恤傳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
不父則子不子忠烈之不君不父若是何暇責忠
宣之不臣不子乎
元遣刑部尙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
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
寧肯爲王國家地也王泣謝曰臣老耄聽信憸邪以
致此今聞命頓顙奉表自寧且請前王還國其小人黨
與悉聽使臣治於是執宋璘因征東省數其罪因謂
王曰人有疾得醫必愈今我之來誠王之良藥也
遣齊安公淑上表請還前王表略曰幸釋早歲之忠勤獲忝先朝之[illegible]降方

初得子鍾憐矣止於隋珠及至成人割愛令歸於漢闕旣累生孫於帝側又嘗尚主於日邊喜極事乖情疎奸入以往從於膚受江忽有浛如能辨其面欺王何爲石不明由已可責在臣況小邦久懷穠李之陰能保苞桑之業歎昔人之難復思佳婦之足憑○因内僚宋均于巡軍已而

王釋之初王以洪子藩言表請前王前密直宋邦英前承旨宋璘等惡前王說王作畏吾字書獻于帝沮之遂以金寶印白紙十二幅授均入京師凡可以沮毁前王者隨宜作書獻于帝會帝不允入朝之請均不得施其計藏其紙于宦者福壽家乃還後郎將李承雨齎其紙東還塔察兒歸遇諸道取見還付承雨二幅曰汝歸示爾國宰相以其餘幅上中書省承雨

還國告宰樞曰王囚均王命釋之宰樞不肯使衛士
召均至宮門釋之已而元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
來以帝旨問王曰有以畏吾文字請沮前王乎曰不
知宋邦英宋璘等入說王使承旨金子興持畏吾文
字草本以示使臣曰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旣還
得此書於箱篋但忘之耳伯伯怒辭王請宴乃與王
鞫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之者伯伯曰有臣
如此不治其奸後將益甚邦英被縛乃服於是押送
邦英等于元時帝寢疾政在中宮邦英宋璘等夤緣
左右圖免而還王各賜衣◯贊成事安珦建議置國

學贍學錢語在珣傳初王聽元耶律希逸之勸重新文廟至是告成王詣國學謁先聖七管諸生迎謁於道獻歌謠王命密直使李混作入學頌林元作賛曰箴以示諸生 ○ 元杖流吳祁石天補兄弟于安西 ○ 三十一年召僧紹瓊于宮中紹瓊上年自江南來王遣承旨安于器郊迎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中贊韓希愈承旨崔崇曰秘記云國君敬南僧必致覆亡之禍願殿下愼之不聽 ○ 王如元韓希愈王惟紹等二十九人從行宋邦英宋璘早路符前王忠宣王宋之徒從至京師恣其兇謀乃請於丞相各刺罕使洪子藩崔有渰柳庇金深金延壽等五

人亦從行○三十二年僉議中贊致仕安珦卒○王
在前王邸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
邦英韓慎宋璘等與其黨宋均謀因王仆地折齒勸
王從舍於寶塔公主之所自幸得計因乳母及寵宦
者譖前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
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不諧公主故我王疾之欲以
瑞興侯琠為後者非一日矣為前王計誠宜改過自
新以供子職而我王舍其邸又不謹侍奉至使仆地
折齒我王雖欲勿怒得乎前王夙願為僧而省官不
聽今若使之祝髮令琠繼尚公主則前王之願遂而

我王之志得矣阿忽台八都馬辛皆許之公主素不
謹行見瑛貌美遂屬意於瑛惟紹等見右丞相答剌
罕又譖前王如告阿忽台答剌罕曰盍知禮普化王
世祖之甥也寶塔公主亦宗室之女也改嫁廢嫡於
理安乎惟紹等謀旣洩洪子藩等五人詣中書省言
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莫甚焉省官遂囚
惟紹等四人繼而從臣高世金文衍等七十人上書
中書省極論惟紹等罪狀且請奉王而還省官奏之
以促行王無以爲計乃飲樂發痢疾自夏至秋不起
公主聞惟紹被訴怒甚杖文衍使人守戶禁其出入

王所於是諸從臣皆離散惟秘書承李兆年內豎崔
晋侍◐三十三年元成宗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
力八達及右丞相答剌罕定策迎立懷寧王海山爲
帝奉太子旨(海山即位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捕王惟紹及黨惡
者遷王於慶壽寺王所任使者悉罷之節以從臣權
漢功主選法除拜所親信者王拱手行印而已國政
盡歸於前王逮捕惟紹之黨及有宿憾者(中贊)宋玢
等三十六人籍其家而流之乃誅瑞興侯琠王惟紹
宋邦英韓愼宋璘宋義崔涓等父子兄弟皆沒爲奴
以韓希愈生時略無規諫竄其子倫于嘉州復其夫

文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有役戰功遂至宰輔性樸素家無蓄積從王入朝卒于

元

史氏曰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之罪固所當誅然讒人之離間父子者豈無自而然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傷父王之心失子道旣多至是王之父子俱在上都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子之變於斯極矣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積怒於父王左右之臣而盡誅之是可忍乎哉

元遣王還國○國學大司成致仕尹諧卒諧初謂尚州司錄人有私其妹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雨

長官不聽諸乘馬立道上出其人數罪乃以石壓首卽死天雨三日後入內侍從王入元掌行李無所私人稱其廉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人不敢欺家貧饘粥不繼煎豆充飢而已 ○ 以前王命遣直史館尹頎奉先代實錄一百八十五冊如元人皆不可曰祖宗實錄豈宜出之他國乎 ○ 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秋七月王薨于神孝寺遺教機務委付瀋陽王王嘗與金坵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 ○ 八月壬子前王自元奔喪詣殯殿入哭百官以玄冠素服侍立甲寅卽位于壽寧宮受羣臣賀禮未畢天大雷電雨雹 ○ 戊寅葬神孝寺途

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繼以肉膳○幸龍化池中
護金濴享王○樂浪公金琿享王于男山書齋於是
宰樞日進膳爭極豪侈○冬十月葬慶陵王衰麻経
至山陵葬訖乃還釋服

安氏曰八月壬子王來奔喪十月丁酉釋服其間
喪葬之事一不書寬或食肉或受享窮極奢侈之
事特書再書不一書而止其於古先聖王制喪之
禮何如哉王之於大行生不能事之以禮死不能
盡其誠生死之間俱失子道於忠宣何足責哉

王幸許琮家納故平陽公昡妻許氏又幸金文衍家

烝淑昌院妃監察糾正禹倬持斧束藁上書敢諫語

在倬傳 ◐ 元遣使冊王 ◐ 命停八關會王自移御金

文行家淑妃日夜嬿媚百態王惑之不親政有是命

◐ 王如元

忠宣王 諱璋字仲昂古諱謜 母齊國大長公主 ◐ 元年己酉 元至大二年 ◐

立榷鹽法王欲備國用公私各處鹽盆盡入官估價

銀一斤六十四碩一兩四碩布一匹二碩令用鹽者

皆赴義倉和買嚴禁私鹽盆及私貿易者又發民為

鹽戶民甚苦之歲入諸道鹽價布四萬匹 ◐ 元遣遼

陽省官使劉頵等來造船一百艘皇太后欲營佛寺洪

福源孫重喜奏白頭山多美材若發瀋陽軍二千伐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輸便於是遣使造船輸米三千碩弊不可言西海交州楊廣民尤受害

○二年王在元欲傳位世子鑑密令人撰表尋爲從臣所沮未幾殺世子及從者金重義等

史氏曰忠宣之殺世子前史不言其實今不可考但初欲傳位則世子之無罪也明矣今日不惜大寶視之如脫屣明日推刃愛子斬艾如艸菅豈無自而然歟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佞父子之間讒隙已成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嗚呼孝慈天性也非

由外鑠我也忠宣獨柰何語爲子則不孝於父語
爲父則不慈於子悖德悖道至此極耶
以柳淸臣爲僉議政丞判三司事改諸司及州郡號
◐以入元宦者李大順等十六人同日封君初安平
公主嘗薦數宦於世祖頗得親寵至有奉使來復其
家官其族於是殘忍之徒轉相歆慕爭宮其子兄宮
其弟又有强暴自割者不數年刀鋸之輩甚多成宗
皇帝以來閹人用事有官至大司徒至在京數出入
三宮因狎比輩並封君由是選法大壞熏腐未燥者
亦輕視本國◐僉議中贊金之淑卒性廉潔剛正三

別抄之叛陷賊不汚密以賊狀達于官軍後賞以官閭里吉思爲行省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相莫有止之淑獨引世祖從本國舊俗之詔曰此例具在不可變更閭里吉思不復言◐三年僉議贊成事致仕權呾卒呾性耿介不苟合嘗有遁世之志父䞐强留之仕爲禮賓盍衍四州副使皆以廉明稱嘗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未嘗發一使令行禁止酷信浮屠斷葷肉四十年自號夢庵居士旣老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子溥馳往大哭呾曰將復鬚髮我耶此子素志也◐元降制罷行省◐僉議改丞致

仕李混平性寬厚且不廉其家稍富務爲疎散善賞客好琴棋嘗貶寧海得海浮査製爲舞鼓至今傳于樂府 ○五年 元仁宗皇慶二年 密直司事李思溫化平君金深等議以王久留京師歲輸本國米布不可勝紀實由權漢功崔誠之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爲王腹心嘗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具罪狀呈徽政使失列門矯太后制下漢功等獄王怒因侍婢白太后釋之仍杖流金深思溫等于臨洮後帝皆召還 ○元欲王歸國王無以爲辭請于帝遜位于江陵大君燾又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欲仍留朝廷不聽遂與公

主還稱上王嘗封瀋王時稱瀋王王自元侍上王偕還六月甲
申卽位于延慶宮王五日一朝上王◐上王飯僧二
千燃燈二千于延慶宮五日上王嘗願飯百八萬僧
點百八萬燈至是日飯二千僧點二千燈五日可滿
僧一萬燈一萬謂之萬僧會施佛銀甁一百手擎香
爐伶官奏樂僧冲坦孝禎說法各施銀一斤餘僧二
千二十斤其費不可勝紀

忠肅王 諱燾字宜孝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眞◐元年甲寅元延祐元年
上王流右獻納李朝隱左遷右思補禹僔左思補尹
頎時僧景麟景聰俱有寵授大禪師諫官不署告身

上王怒召議朝隱等猶不署欲杖之俄廷幹慷慨王悟怒稍解然以朝隱主僧批流之餘左遷◐以洪奎爲南陽府院君白頤正命議許理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上王自記其功德十餘條密下式目令上箋陳賀欲以聞於上國也

史臣曰古之人君德修於己功加於人自卑而人益尊自晦而道益光今忠宣以聰明疆記之才用之於不善處身接物一無可稱乃欲求譽於上國自頌其德不知何德邪靈殿之營先揚父惡轉輸

燕京財殫力痛失父子之親殺無罪之子常在元
朝不親國政重營二宮私占食邑飯僧點燈殆無
虛日萬僧之會糜費鉅萬朝野怨毒而歸德於己
取笑當時貽譏來世後之人君可不鑑哉

上王如元王餞于金郊奉觴而進上王流涕元命上
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
迎致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
究書史自娛元以上王爲相國辭○遣博士柳衍等
詣江南購書籍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洪瀹以
太子府參軍在南京以寶鈔一百五十錠遺衍購經

籍一萬八百卷而還淪又奏元賜王書籍四千七十
冊皆宋秘閣所藏也◐三年上王奏于帝傳瀋王位
于世子暠自稱太尉王(暠尚梁王女)〇罷密直副使兼大
司憲安于器以元尹趙珝代之珝方寵於上王而于
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惜之◐南陽府院君洪奎卒
奎恬淡寡欲倜儻不羈◐四年王微行幸妓萬年歡
家二月畋于西海道(自是遊獵無時)◐僉議政丞閔漬撰進
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卷
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
以朱子議爲非◐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

朔試代之◐五年春王及公主宴于延慶宮還路馬
上記姚安道所賦玄宗打毬圖詩金殿千門白晝開
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
來吟咏者久之翌日召權漢功羣傑賦詩歎甚又
久吟打毬圖詩
史臣張沆曰王之再吟此詩何意也以爲戒也則
其荒淫與玄宗無異噫以宰相與是宴者聞九齡
韓休之名能不泚顙乎
罷州郡事審官事審官之設本爲均平賦役表正風
俗而今反廣占公田多匿民戶擅作威福有害無補

令盡革罷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於前置辨僞都監大索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大悅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後有三百人伺王出輦訴駕前復設尋復罷之◐權漢功崔誠之等四五輩侍上王在元用事不問賢否遥傳王旨濫受朱紫營私病民王患欲釐正分遣執義金千鎰持平張元組于兩南及西北面問民疾苦嚴行黜陟千鎰懷私誣晏全杖于內庭元組亦才劣獨舉金廷美橫斂皮幣上王聞之以廷美方扈從流元組于島◐六年上王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而還◐七年塑文宣王像王出

（銀瓶三十以助其費宰樞皆出幣助之）◐李齊賢朴孝修掌試取崔龍甲等三十三人王嘉孝修清白賜銀瓶五十米百石令辨學士宴（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學士有父母若座主在既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門生綴行隨之拜於庭衆賓雖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次拜賀於是邀至其第奉觴稱壽）◐上王知時事將變欲避患（時仁宗崩）復請帝降香江南行至金山寺（在潤州）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北侍從臣僚恐王不免皆奔竄或有御藥者上王還大都帝命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不卽發帝命祝髮以學佛經爲名流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朴仁幹等十八人從（官者伯顏禿古思本國朱冕家奴也入元事仁宗倖險多不法上王深嫉之白太后剃所

奪人田口歸本主又以無禮杖之禿古思息欲中傷之而不得發及仁宗崩太后亦退居別宮禿古思無所畏忌百計誣譖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下權漢功金廷美蔡洪哲于獄命鞫之漢功自廁竄逃還捕之籍漢功洪哲家杖流遠島時臨海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曰廁竄好漢功大慚上王之留元也漢功等招權納賂專擅國事王頗懷不平自上王西遷以後宦官左右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王被詔入元柳淸臣吳潛元忠韓渥等從行寓伯顏禿古思家帝命收國王印章時內豎朴仁平以姦巧得幸與曹頔及頔養子而在

帝側用事宦者楊安吉潛結互爲唇齒誘引羣小陰附瀋王遂訴以國家陰事轉譖于帝收國王印王之侍從皆離畔時人曰仁平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

史臣許應麟曰忠宣嫉惡如讎而閹人伯顏禿古思以其姦險見惡於王誣譖於英宗竄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白於天子正其欺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良其賤族獨何心哉

同知密直司事李伯謙率風彩瀟灑王立朝端嘗爲公州副使又牧濟海二州留守南京皆以政最聞濟州叛賊曰若李伯謙宋英來撫吾豈敢反乎 ● 蔡河

中孫哲偕元使來訴言帝赦權漢功蔡洪哲而召之
又言帝以瀋王暠爲國王百官賀暠母安妃謂辨違都監官
曰汝從惡王命奪我父田民斷與人耶◐九年瀋王
暠遣其臣朴龜壽寄書宰相列數國王過失謀奪王
位曹頔蔡河中四五輩從諛而織成之於是問事使
臣絡繹往來◐權漢功蔡洪哲李光逢等怨王之杖
流乃邀閔漬等請立瀋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執義
尹宣佐曰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之而去閔宗儒金
倫亦以爲非臺諫史翰皆不署名是日署書未半天
忽大雨雹已而漢功等又招百官署名忽又雷雹使

民部議郎趙湜賫書如元呈中書省不受呈翰林院
不受◐十年二月元量移上王于朶思麻之地以李
齊賢崔誠之等上書元郎中及丞相拜住也至九月
元御史鐵失弑英宗皇叔晉王即帝位召還上王于
大都◐十一年甲子元泰定帝元年元勑王還國復賜印章◐
曹頔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
呈省訴王不已◐十二年化平府使李晟平晟弱冠
登第窮討墳典若將終身年五十九拜左思補兼官
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名拜內書舍人累遷成均祭
酒所至學者如雲人謂之五經笥◐夏五月王至自

元○上王薨于元王昫李凌幹等奉梓宮還百官玄冠素服郊迎○嬖人王三錫見寵於王稱爲師傅賣官鬻獄其妻兄張世奪人馬憲府捕繫詣闕請罪三錫從中不遣以杖擊持平金開物擅釋世開物與掌令金元軾等復詣闕請罪王怒毆啓事者憲司閉門不視事累日○十五年(元文宗天曆元年)柳淸臣吳潛等詣中書省誣訴王耳聾瘖啞不親政事帝遣平章事買驢等來質問王對辭有敍禮容嚴肅買驢乃曰帝所以命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前此淹留使臣並督還遣歸王餽金銀段布皆不受○

十六年柳清臣死于元柳清臣吳潛從王入元背王附瀋讒謀萬端及王復位二人懼罪不敢還清臣留燕九年而死●元遣舍人完者頒即位詔時王病不出迎憂懼密直金之鏡曰完者似欲官其族人之在本國者王乃命之鏡及大司成高用賢掌銓注內臣申時用至政房薦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乃輩冀獨擅官而不官吾子孫耶又顧在庭要職者曰若等無錢又誰怨也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匿村舍注擬批旣成密直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抹竄定朱墨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冊政事●十七年元至順元年元冊世子禎爲國王上年王請傳位

世子遂遣七十堅來取國王印王王即忠惠時在元委機務於
嬖臣裴佺等日與內竪爲角力戲起居注李湛白王
曰君擧不可不愼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史
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由是益惡儒
○置知印房以右尹尹之賢起居注李湛正郎李君
侯爲鐵金漢龍充之○王尙關西王焦八女是謂德寧公主
○上王將還元至黃州王道上胡跪迎謁王來自元上王
曰汝之父母皆高麗也何見我行胡禮訓戒嚴厲涕
泣而出○秋八月王至自元即位○始令擧子誦律
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忠惠王 諱禎忠肅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 ● 元年辛未 元至順二年 王畋
于江陰又畋于海州自是每月遊畋觀水戲擊毬
忠肅王 後元年壬申 至順三年 春正月上王在元●上王
復位元遣郎中蔣伯祥等來傳帝命已於正月三日
命上王復位王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
王遂如元●王遣閔祥正趙炎輝下政丞尹碩宰相
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等十三人于獄伯祥又因
權適尹佺等十五人杖流全天祐李君俊等十餘人
于海島已而元遣大史都赤來囚蔣伯祥閔祥正趙
炎輝于行省釋尹碩等召還孫琦等三十餘人時伯

祥多行威福黷于賄賂國人怨之百官以書訴伯祥于都赤都赤執伯祥以歸◐行郞用不足科斂文武官布兒省抽索富人財◐二年元順帝元統元年元丞相燕帖木兒奏皇太后督王還國王與公主東還是爲慶華公主◐四年王屢幸海州○以命佑文君梁將前郞將曹孝卿掌銓注以姜融僉議左政丞孝來河中大僉議贊成事崔老星爲懷義君印時用爲大匡元尹君賢爲持平持斷

南人初從王三錫來會[illegible]附事文與將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詔事王左右得幸封君更名載寵弄政柄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李[illegible]嘗爲僧相風水因載以進同掌銓選老星色目富商亦因載得封君賢起於典法摠郞爲時用家[illegible]錄[illegible]以人布百五十匹事覺憲司方劾賢與宦者[illegible][illegible]其黨入[illegible]邑下批目抹持

平李孫寶名改注已各納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覺兒臺官申利平署不署告身見罷大護軍金直邦嘗以私罵辭曰汝是宮奴何騁乃爾 ◑ 五年王如元明年二月還 ◑ 七年贊成事姜融卒忠言孝子黃守以聞黃守世居平壤時爲本府著姓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妹五人同爨共食具甘旨先奉父母日三二十餘年子孫耶曾無小怠鄰親訪以閭里聞贊觀 ◑

八年春三月王薨

史臣曰自烈宣請婚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他無足觀者忠肅晚年遺棄國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豎威福下移君子若孫皆罹凶矣可勝嘆哉朴青申青李青時號三青前王淫甚君自男洪戎繼室黃氏又烝庶母壽妃又强烝慶

華公主王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使嬖幸羣小往奪之◐曹頔反舉兵圍王
宮兵敗伏誅頔與洪彬及省宦等搆言逐去羣小而
陰爲瀋王地取國印置永安宮乃曰我爲政丞見王
荒淫無道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身遂與洪彬申伯
等十餘人點軍千餘剪紅綃貼衣爲識夜五鼓襲王
宮射王中臂頔兵爲王先鋒所敗追射頔殺之尸于
巡軍南橋下下其黨巡軍一府皆欲嚴治金倫獨曰
此輩詿誤於頔指嗾何足責哉乃弛其刑諸囚感悅
首罪無隱◐元遣斷事官頭麟授國王印儀而執王
及洪彬等十二人以歸盖因頔黨之訴也

高麗紀

忠惠王後元年庚辰（元至元六年）元因王于刑部又繫金倫韓宗愈等十餘人于獄使五府官（中書樞密御史翰林宗正）雜問之脫脫奏帝釋王復位還國◐政堂文學星山君李兆年見王失德屢切諫不聽卽謝病乞退匹馬還鄉終身不出◐四年（元至正三年）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僧翯仙勸王創院城外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王問翯仙長生訣對曰人有定分無過分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初徵職稅王聽嬖人宰夫金之言

以爲有職居外者退閑病民徵職稅利國用代言閔漁贊成之分遣人諸道徵布（六品以上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遠遁於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慶尚道有一散員同正者貧甚盡賣家産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賣納不充其額父及女縊死又徵船稅無舟者亦被其害王雖淫縱無道至於商財計利分析絲毫奪人田民盡屬寶興庫舉國騷擾

○起新宮于三峴王躬督其役謂近臣曰今宮闕將成欲實以奴婢卿等各獻有姿色一兩婢如何皆曰唯命責監役官營構不亟若不斷手於十月必置重典

刑又懸榜曰宰相以下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
分配海島於是晝夜董役輦材絡繹殿宇門戶皆飾
鍮銅又斂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民間農
器括盡無餘◐許理致仕尹宣佐卒(瓘七世孫)生而穎異
七歲能屬文忠烈朝擢魁科初授正言忠肅入元權
漢功請立瀋王之日一言折之終始不貳年七十九
卒生平不治產不飲酒慎交遊重然諾閑居常若對
賓唯以經史自娛詞翰清便學者多歸之○冬十一
月元遣乃住朶赤等誅索鞍轎且頒赦詔王率百官
郊迎聽詔乃住等蹴王縛之使者皆拔劍執侍從羣

小百官皆走匿郎中金永煦等中朔梁亦有被殺者辛裔伏兵衢外以助之朵赤等迫擁王載一馬馳去王困甚索酒有一嫗獻之王至霸州索食於州守安留留不納訴于朵赤朵赤曰汝王怕寒索食汝不與於人臣之義何乃以鐵尺擊鎖垂死元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去燕京二萬餘里無一人從行

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旣不足論辛裔儒者何至此耶

史氏曰胡元有天下高麗歸附降公主作甥舅國忠惠若少紓矣自立東省事皆關決國君尸厥位擁虛器而已當此時亂臣賊子之懷二心者盤結

東省指揮都堂某為本國生事於是臣訴其君子訴
其父烈宣肅惠之間其禍尤甚忠惠雖失道麗之
臣子北面事之是吾君父也同室有鬬尚纓冠而
救之安有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乎去年元使執
王今年元使縛王無一忠臣義士捐生以赴救者
及出境又無一介奔問起居者論以春秋之法麗
之舉國臣子可坐以無君之罪矣昔鄭人直造鄙
之國都戕其君聖人特書于冊罪臣子不能救君
難麗之臣子其亦似鄙之臣子乎
五年春正月王薨于岳陽縣國人聞之莫有悲之者

初宮中及道路鬪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來至是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

二月元命元子昕嗣位昕年甫八歲時在元帝問曰汝學父乎學母乎對曰願學母帝嘆其聰慧以蔡河中爲右政丞韓宗愈左政丞李齊賢判三司事金倫權謙朴忠佐爲贊成事◐四月王至自元◐改定科擧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僉議叅理羅益禧卒性耿介有志節義其母分財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贏餘以累鳲鳩之仁母義而許之◐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忠穆元年復置政房

忠穆王

諱昕忠惠長子母德寧公主◐元年乙酉元至正五年瀋王暠同

平○罷王昫以金永昫爲右政丞昫爲僉議所惡而
罷時人鼓望○二年王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多闕
漏命李齊賢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等更撰進○參
理安子由攝事于太廟憫牛之死不殺牲監察司請
免其官王不聽○四年十二月王薨時辛裔田淑蒙
相繼用事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
用久在政房中外輻輳時人目裔曰辛王且母妃盛
年居中康允忠裴佺出入得幸秉政權依威福王昫
金永旽奉帝命欲整理舊弊牵爲允忠等所陷
忠穆王諱昕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元年乙丑元至正九年春二月元

命忠惠王子昵入朝府院君盧頭判三司孫守卿贊成事李君侅及崔濡等從行

夏五月元命昵嗣王位王命鐵城君李君侅聽斷國

務○流前密直金敬直臤前密直李承老爲宣州勾

當前代言尹澤爲光陽監務○秋七月王至自元郎

位大風雨屋瓦盡飛儀鳳樓頹松岳龍首兩山松盡

拔○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性溫厚儉約雖爲卿相

居室衣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二年倭寇

固城竹林巨濟等處合浦千户崔禪等擊却之倭寇

之興始此○崔濡與其弟崔源等判奔北元○三年

冬十月元以江陵大君祺爲王江陵時在元遣使封倉庫

收國璽以歸王遜于江華○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
于元忠宣孽子嘗爲僧者○王命李齊賢攝政丞權斷征東省
事齊賢貶黜權宰裵佺朴守明盧英瑞尹時遇鄭天
起等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十二月王至自元卽位
恭愍王諱顓古諱祺忠惠王母弟○元年壬辰元至正十二年賜全羅道
萬石柳濯敎書衣酒勞之濯持軍嚴整不擾州縣與
士卒同甘苦倭寇萬德社濯以輕騎追捕終濯在鎭
寇不復犯○王辮髮監察大夫李衍宗諫曰辮髮胡
服非先王之制願勿效王悅卽解辮賜衍宗衣褥衍
宗賢臣也彰善癉惡威武不能屈時號鐵石肝腸○

罷政房歸銓注於典理軍簿○宥裵佺
史臣河寬曰元惡大憝當置於法佺用事於明陵
以參刑政王於發政之初曲貸其法何以懲後
召典法摠郎鄭云敬佐郎徐浩于內殿賜酒尙書玄
慶進諫曰寢殿至嚴今外人出入無制且掌刑之官
不可昵近今云敬浩賜酒寢殿皆有違法王然之云敬
嘗爲福州判官後牧全州能斷疑獄○前王遇鴆薨于江華王之遜江
華也典校令申德鄰(麟)等四五人從行追繫巡軍唯朴
思愼韓脩從之供膳不充憂愁號泣及訃至都人莫
不流涕○內府少尹金暉南禦倭于窄梁獲倭船一

艘倭船大至暉南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調發
諸領兵婦女攔街痛哭倭焚喬桐甲山倉○罷執義
金科持平郭忠秀掌令慶千興初監察大夫李行宗
姦巧善揣摩譽言時事趙日新恃功專恣行宗置不
劾至是科等以行宗附日新不與議而劾日新日新
請與臺官廷辨王命行宗與李公遂聽兩造行宗手
執彈章條問之科曰公長憲司旣不彈舉罪人反問
我輩耶行宗慙恚科忠秀又囚日新家奴日新破獄
出之反訴臺官命科等勿仕行宗承命坐臺遂劾科
等王嘗夜召李齊賢咨訪國事因語曰行宗多詐人

也○李衍宗棄官歸初衍宗附日新得是職及日新
見劾恐禍及己潛歸田里
史臣曰甚矣小人之難知也苟非至明何以照其
姦哉衍宗之諫王辮髮也史稱之曰賢臣也威武
不能屈其劾科等也史目之曰老而姦詐夫威武
不能屈豈姦詐者所可爲也之二史皆一時目擊
其人而書之毁譽若此之不同豈私於衍宗者焉
以毁譽之也蓋衍宗善於揣摩而飾詐以釣名者
比事以觀可以想其爲人也益淸允藏均爲隨從
而氣炎熾赫然其固寵而凶狠非日新之比故首

論之以示不憚威勢知王之銳志于治而可以納
諫也故辮髮非大過而獨諫之以示敢言不諱奇
轃議其不言則以齊賢日新並稱而托以王無可
與議事也見日新之將及於敗則先幾引退而規
以遠禍也非揣摩之工巧於飾詐者能若是哉獨
恨其王已知其詐而不能去使盜其自去之名由
是懷詐取寵欺君誤國有如旽者無復憚焉卒陷
於昏暗而不寤後之馭小人者可不監諸
罷右副代言金得培左副代言柳淑先是元丞相脫
脫遣使以書戒王勿用憸人趙日新崔德林要直徒

者云淑與得培居中用事使者白王罷之◐王召僧普虛入內問法虛後改名普愚封爲王師立府置官屬出入內佛堂其儀衛擬卤簿多占田園牧馬滿野擅除僧職僧徒競趨◐吉昌府院君權準卒忠肅與瀋王相持羣不逞多附瀋王準守義不變曹頔之亂閉門不出性純重寡言笑儀表秀偉然倚執致富識者譏之◐印承旦入侍書筵請罷辨正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夜行惡月之明他日金永煦又請罷王曰予欲聞嘉言設書筵卿等所言實非予心遂稱疾入內承旦家占公田都監收田追祖故請罷◐趙日新作亂犯行宮殺宿衛臣僚王命金添壽討誅之◐以李齊賢爲右政丞曹

益淸左政丞○流金鏞于海島日新之亂衛士多中
傷鏞直宿于内獨免又不捍禦物議紛紜王亦疑之
◐三年夏倭掠全羅道漕船四十餘艘◐元丞相脫
脫以帝命遣使來召柳濯廉悌臣權謙金鏞鄭世雲
李權蕙崔瑩李芳實安祐等四十餘人及西京水
軍三百期以八月十五日集燕京討張士誠秋七月
柳濯等領兵二千赴征王親點送之是役也脫脫攻
高郵城柳濯等赴征將士及國人在燕京者揔二萬
三千人爲前鋒城將陷韃靼知院老長忌我國人專
功令曰今日暮明日乃取麾軍而退是夜賊堅壁設

備明日攻之不克會脫脫被譖流淮安自後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李權等六人戰死崔瑩力戰身被數槍○四年全羅道按廉鄭之祥囚元御香使埜思不花于全州王命下之祥獄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兄弟臣桂應呂皆膴仕擅威福國人畏之至是不花降香諸道所至縱暴之祥迎候恭謹不花聽接伴使洪元哲譖縛辱之祥卽憤恚大呼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祥卽率衆執不花元哲等囚之馳還京道過公州執其弟應呂以鐵椎撾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驚愕下巡軍命捕全州牧

使崔英起及邑吏等元遣買住來鞫之祥降全州爲
部曲○夏倭掠全羅道漕船二百艘○五年三月日
無光中有黑子者連日◐奇轍權謙盧頭謀叛伏誅
◐罷征東行省理問所復舊官制◐命印璫姜仲卿
崔瑩柳仁雨等討鴨江以西雙城以北初龍津人趙暉以雙城等
地叛入元自高宗戊午咸州以北沒于元雙城人趙小生千戶卓都卿等
召趙暾小生叔父擧兵爲拒守計仁雨乃以蠟書遺暾暾
誘小生謀主趙都赤都赤遂來附於是仁雨與我
桓祖攻破雙城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
元興寧仁耀德靜邊等鎭小生逃入伊板嶺北立一石

之地仁雨貪財嗜殺王見都赤來爲千戶仁雨忌而殺之北人歸附之心遂沮◐停至正年號◐都堂令百司議幣諫官請廢銀瓶用銀錢議略曰銀瓶重一斤直布百匹價重買寡銀一兩其直八匹宜令鑄爲錢隨其兩數准帛穀多寡比之銀瓶鑄造易比銅錢取剩多布用五升則公私便◐六年下蔡河中獄自殺初河中流順天僧達禪來自河中訪金贇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禪逃軍贇逃逮捕河中命李仁復鞫之栲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司天少監于必興上書言王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爲父母以青爲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

尙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蓋樂調禮器什用是也
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靑笠僧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
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鍮銅瓦器以順風土從
之○復歸銓選於吏兵部◐七年元至正十八年以大將軍
崔瑩爲楊廣全羅道體覆使仍命不能禦倭者悉以
軍法論時倭寇無處不發◐方國珍遣人來獻方物
時國珍據台州後又遣使來◐倭焚喬桐京城戒嚴發丁坊里爲
軍◐秋七月江浙行省丞相張士誠遣使致書來獻
沈香山水精山玉帶彩段等物時士誠據杭州稱太尉後又遣使來◐
八年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靑王曰今軍務方興

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遼瀋流民二千三百餘
戶來投分處西北郡縣官給資糧先是本國人亦有
渡江居者兵亂皆自還○十二月紅頭賊魁僞平章
毛居敬等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
永世州民千餘人連陷靜州麟州潁州劉福通於辛卯年起兵以紅巾
爲號以李喦爲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興副元帥金得培
都指揮使以禦之以李喦懦不能御軍遣平章事李
承慶代之○九年三月慶千興等諸將破賊班師○
紅賊七十艘泊西海道豐州又百餘艘入安岳郡掠
錢穀燒廬舍又侵黃州安州遣李芳實擊賊于豐州

賊乘舟遁去王賜芳實玉帶王纓以褒之大饗出征
将士○是年自二月至四月旱甚王爲之日一食○
五月倭寇全羅道會尾浹溝又寇楊廣道平澤牙州
新平龍城等十餘城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
都統使李春富及我　桓祖分爲東西江兵馬使發
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詣宮門拜辭發政
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體何王特免之
國學博士等上言臣等侍於夫子廟歷學官從軍古
無其例侍中廉悌臣李嵒皆曰爾雖不侍孔子孔子
焉逃簽書金希祖爭之不得彥陽伯金敬直詣闕聞

宰樞博奕戲謔還家太息曰國家其將亡乎宰相雖
在太平之世尚不可耽戲況今干戈搶攘飢饉洊臻
不此之恤而耽樂若是欲不亡得乎◐閏月倭寇江
華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石○京城饑大布一匹直
米五升王發廩三千碩令民納大布一匹受米一斗
◐秋七月王幸白岳相遷都之地白岳在臨津縣北五里卽左蘇◐
遣益山君李公遂戶部尚書朱思忠如元至湯站道
梗還渡鴨江王大怒固遣之至瀋陽數月竟不達○
冬十一月移御白岳新宮留四箇月而還○十年近
邀僧普愚于內殿日講傳燈錄◐冬十月紅頭賊僞

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以李芳實爲西北面都指揮使遣李餘慶柵岊嶺以安祐爲上元帥金得培都兵馬使鄭暉都指揮使鄭世雲西北面軍容體覆使是役也我 太祖斬賊王元帥以下百餘級擒一人以獻十一月賊攻破岊嶺柵我軍大潰賊乘勝先鋒至興義驛王知事急奉太后南幸語在鄭世雲及三元帥傳王渡臨津駐駕江岸顧瞻山河謂元松壽李穡曰如此風景卿等正宜聯句十二月壬辰至福州◐王幸暎湖樓乘舟遊賞觀者如堵有反袂興嗟者○鹽州人中郎

將金長壽倡寧州人發兵殺賊遊騎百四十餘人◐
賊三百餘騎陷原州牧使宋光彥死之◐江華府許
隆饗賊伏兵盡殺賊賊不敢入境○十一年春正月摠
兵官鄭世雲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等大
破紅賊復京城○金鏞矯旨令安祐殺鄭世雲◐王
自福州幸尚州金鏞殺元帥安祐李芳實金得培◐
陞福州牧爲安東大都護府安城縣爲郡陞水原府
爲郡王之駐福也福人盡心供頓徵兵諸道收復京
城紅賊之招降楊廣也水府最先下州郡莫敢拒其
鋒安城獨以小邑設計殲賊賊不敢南下割水原四

部曲以隷之○秋七月趙小生誘引納哈出入寇三撒等地時元亂納哈出據有瀋陽地稱行省丞相○三撒卽北青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兵馬使以禦之遇賊德山洞擊走之又戰於韃靼洞大敗之○八月乙酉王發尚州壬辰至清州○置祿轉色播遷以來祿轉出納不在倉官別立一所謂之祿轉色又以調度不給增歛民戶米豆名曰無端米民甚苦之○冬十月地震者再監察大夫金續命獻納黃瑾等上書曰地者臣道也今賞罰不明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丁騶拜卿相皁隷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殿下日與刑餘陰類相狎樂聞鄙俚無稽之

言夜分不寢疎遠大臣嘉謀讜議無自而入自今三
殿官者各番十人餘悉汰去治國之道專在經史未
聞以佛書致治者也殿下過信佛法羣髡緣此干謁
濟私自今願斷緇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日訪治道
女謁為政之大害也今針線娘子亦有封翁主宅主
者僭擬踰分除宗室勳舊外勿許封爵守令保舉皆
徇面情其所薦舉主有不識字者自今臨軒引見核
其名實舉非其人舉主必罰王召臺諫詰之臺諫面
爭益切王怒甚柳淑進曰既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
王怒小解○十二年二月乙亥王發清州癸未次興

王寺○金鏞反遣其黨犯行宮王命流金鏞已而鏞
伏誅王尚未忘鏞為之泣下○夏四月倭船二百十
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為防禦使○廉悌
臣罷以柳濯為右政丞李公遂為左政丞紅賊亂悌臣駄妻孥
財賄車馬甚盛乘毋而去臺諫論以不孝辭相逾月不署告身會金鏞誅以姻好罷○太白晝
見經天二日○王聞崔濡奉德興君發遼陽省兵以
來與宰樞議防禦之策以慶千興為西北面都元帥
與安遇慶李龜壽李珣及兵馬使巡撫使等分屯諸
州皆受都元帥節度以禦之○元遣李家奴詔收王
印章時有宰相勸王南巡避德興之難王然之吳仁

澤曰德興非紅賊比大駕一南都城以北誰從殿下者今日之策親征爲上議遂寢○十三年崔瑩等諸將擊德興崔濡軍濡軍渡江而走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時赴征軍卒經年暴露糧餉又絶凍餒顚仆斗米換馬道殣相繼及罷兵生還者百才一二而用事之臣壅蔽不聞軍中虛實王竟莫之知○女眞三善三介等入寇陷咸州和州（北人金方卦娶我 度祖女生三善三介生長女眞膂力過人）鐥騎二人誘致女眞寇忽面三撒王命交州道兵馬使成士達東北面指揮使韓方信等往擊之皆潰和州以北皆没焉時 太祖往擊崔濡自西北面引

軍至鐵關與韓方信等三面進攻大敗之遂復和咸
等州三善三介奔女眞終不返◐冬十月元遣翰林
學士奇田龍詔王復位執送崔濡誅之◐十四年公
主難産薨王慟甚手寫眞日夜對食悲泣三年不御
肉膳◐倭寇喬桐江華入昌陵取世祖眞以歸◐以
妖僧遍照爲師傅是爲辛旽貶崔瑩流李龜壽等千
餘人罷柳淑李達衷皆旽譖也李存吾鄭樞上疏論
辛旽皆貶黜語在存吾傳◐廢知榮州事鄭習仁爲
庶人初習仁視事吏以故事請詣消灾圖焚香習仁
曰人臣不諂非義灾何由生若其無妄順受而已命

吏撤去州有佛塔名無信習仁曰異哉惡木不息盜
泉不飮惡其名也烏有巍然其刹爲一邑所瞻視而
以無信表之者乎乃命州吏刻日夷之旽聞而怒令
繫雞林府獄移繫盈獄必欲置死地廷臣多爲王白
者乃得免廢爲庶人令就州復構其塔◐大起魯國
公主影殿于王輪寺東◐民有兄弟偕行弟得黃金
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
水兄怪問之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
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
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無問其姓

名◐僧千禧爲國師禪顯爲王師二僧皆盹所善者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盹獨戎服立殿上顧謂史官尹紹宗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十六年知
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千興等八九人密議曰
辛盹邪佞陰狡斥逐勳舊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詵
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亾國之語必是此人宜白王早
除之判書辛貴聞以告盹盹入告于王捕繫仁澤等
並杖流沒爲官奴籍其家◐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卒
◐十七年戊申元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大春正月日本
國遣梵湯盈等來王患倭寇侵擾遣金逸請禁故報聘
辛盹不爲禮館待甚薄倭使怒而去◐夏六月穆營

影殿于馬巖(王輪影殿佛宇狹小無以容僧三千命撤移營)侍中柳濯與密
直鄭思道極諫馬巖之役王大怒下濯思道獄語在
李穡傳◐冬十月遣文天式如元天式至遼陽道梗
而還杖復遣之◐十八年夏四月大明 太祖高皇
帝遣符寶郎偰斯賜王璽書報定天下王率百官出
迎于崇仁門外其書曰大明 皇帝致書高麗國王
自有宋失馭天絶其祀元非我類天命入主中國百
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絶其命華夷擾亂十有
八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忽暴兵侵至誤
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不寧荷天之靈授以文武東

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於姑蘇南平閩越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修書遣使涉海洋入高麗報王知之偰斯以二羊享王及斯還王餽鞍馬衣服不受◐停至正年號◐遣禮部尚書洪尚載上護軍李夏生奉表如大明賀登極◐改官制◐十九年復修王輪影殿◐成准得還自京師 帝賜璽書訓誡爲國保邦之道賜王冠服樂器書籍王妃冠服及陪臣冠服大統曆又遣使頒

科舉詔◐秋七月始行洪武年號◐　帝遣中書省
宣使孟原哲來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何
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內
瓜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治此天意也然倡亂
之徒首禍天下謀奪疆土欲為王覇觀其所行未合
於禮故皆滅亡此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
擾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乃托身行伍驅馳
三年覩羣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衆渡江訓將練
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
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十日左副將軍李文忠

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沙
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幷
寶冊等物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痢疾
殁於應昌大軍所至俘獲無遺中書上言宜將其孫
及其后妃幷寶冊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
其君之亡係于天運所遺幼孫若行獻俘加殃其身
朕所不爲也況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今定
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也尚
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八月司憲府請
易服色從之◐命我 太祖及西北面上元帥池龍

壽副元帥楊伯淵等往擊東寧府拔之初奇賽因帖
木兒往元爲平章元亾與分司遼瀋金伯顏等招集
亾元遺衆割據東寧憾其父轍之誅寇我北鄙王命
擊之奇賽虜金伯顏以歸誅之○以元樞密副使拜
佺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初我太祖之降于羅也聞毀垣中有哭聲使人就視有一人裸立掩泣執以問乃曰我元朝狀元拜佺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太祖即解衣衣之與馬乘之俱來王厚加接遇○二十年倭入海州火官廨冠禮城
江焚兵船四十艘○辛旽謀反伏誅○殺前侍中柳
濯太后請宥不從國人有潸泣者濯高興人淸臣之
孫有膽氣善武藝早以門蔭拜監門衛大護軍不數

年封君拜相至是憲府論罪奏劾乞置典刑王遂命
縊殺之時議以爲王嘗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二
十一年倭寇白州連寇順天長興耽津道康江陵盈
德德原等州縣○改官制

史氏曰太祖開國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略倣
唐制成宗稍加增損累代遵守不失忠烈忠宣服
事胡元凡官爵之併擬上國者悉改之互相紛更
官爵太紊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遂
不勝其繁矣蓋高麗立法之始宰相統六部六部
統寺監省不過五樞不過七宰相之職舉而庶司

一百寮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事元以
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使司會議而
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
徒爲虛設百司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修與國隨
以亡矣

倭寇安邊咸州北青州萬戶趙仁璧伏兵大破之斬
首七十餘級○倭船二十七艘入陽川諸將領兵出
戰大敗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
軍親率出昇平途次龍泉驛聞兵中郎將李禧鄭准
捷上平冦賀王大悅以禧爲楊廣道安撫使准爲

全羅道安撫使兼捕倭萬戶時準提與禧再三上疏
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
但發生長海島及自募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
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
之準提改名地○二十二年改年尼奴名曰禑封江
寧府院大君政堂文學白文寶傅之○洪師範鄭夢
周還自京師至海中船敗師範溺死上年賀平蜀請子弟入學如京
帝命本國三年一聘或欲世見亦可○遣周英贇
禹仁烈如京師賀正金潛宋文中曹信德擧慈隱
島船敗英贇潛信溺死仁烈文中得還○二十三年

遣崔瑩討濟州平之先是韓邦彦至濟州哈赤石迭里等曰吾等何敢以元世祖放畜之馬獻諸大明只送馬三百匹明使林密等白王曰濟州馬不滿二千數則 帝必戮吾輩於是命瑩以戰艦三百十四艘銳卒二萬五千六百往討平之○追贈故宮人韓氏祖考(以王稱禑韓氏出也)○秋九月宦者崔萬生嬖臣洪倫等弑王禑立年十歲崔萬生洪倫等伏誅○追謚韓氏為順靖王后○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告訃請謚承襲○遣判密直金湑如元告喪○同知密直事金義殺大明使蔡斌于開州站執林

密以爲馬三百匹奔北元初 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使蔡斌令進耽羅馬二千匹只得三百匹王命金義護送遼東密等所至遲留斌酗酒每欲殺義義殺斌執密以馬奔元子溫伯嘗逃還義本胡人也

辛禑 元年乙卯 大明洪武八年 ◐春正月遣判宗簿事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自玄陵被弑金義殺使國人㥘懼未敢通使大明大司成鄭夢周典校令朴尚衷等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於是遣崔源◐侍中李仁任與百官連名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左代言林樸典校令朴尚衷典儀副令鄭道傳以先王受策

事南今不當事北不署名◐擢判安東府使李寶林
爲大司憲寶林嘗宰京山府聞婦人哭聲不哀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
訟隣人割我牛舌隣人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曰以次飮牛牛欲飮卽止之里人如令至
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主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
稔與汝勿訴主許之及夏麥再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與麥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
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亦然牧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
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爲政嚴明類此以治最擢拜是職後阿仁任
意劾林樸爲世所少◐北元遣使來李仁任池奫等欲迎之金
九容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元使
一國臣民皆陷於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玄陵於

也下仁任慶復興不受其書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
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辭頗
不遜仁任等怒乃流道傳于會津繼而鄭夢周朴尚
衷等上疏極論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等亦上疏皆
流貶語在尚衷夢周傳◐以河允源爲大司憲允源
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每赴臺必先掛壁
◐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
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四五家爲一戶
史氏曰太祖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
上下體統相爲維持有唐府衛之遺意肅宗志吞

女眞曰事鍊兵置別武班吏胥商賈僕隷髠緇亦
皆隷焉雖得一時之小效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
以後軍政一歸於權姦國無一旅一伍之卒將皆
私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蒼黃調
發括中外文武散職白丁雜色賤隷家僮無問勇
怯皆編行伍或以屋架多少出丁有差軍政之不
修一至於此雖欲禦外侮保邦家得乎
二年倭寇公州古阜泰山興德保安仁義金堤長城
等縣又陷全州 ◐ 以池奫爲門下贊成事尹邦彥密
直提學鄭良生大司憲是日除官宰樞至五十九自

仁任齋而下各植其黨臺諫將帥守令皆出其門市井工匠亦夤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戶政●流三司右使金續命于文義縣續命淸直敢言人皆畏憚嘗移病在第慶復與李仁任池奫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樞七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議何今之宰樞竊祿尸位而心不正無我若也仁任曰公心不正誰爲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非口是心不正孰有如我乎復興等皆默然池李深銜之陰謀傾軋至是嗾司議許時等劾曰近集議與國寺續命發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鞫治再疏流之●

倭焚合浦營署燒梁尉義昌會原咸安鎭海固城東平班城東萊機張等州縣先是元帥金縝大集一道倡妓有姿色者與麾下晝夜酣飮軍中號曰燒酒徒以縝嗜燒酒也卒伍褊裨有犯必箠一軍憤怨及寇至軍士却立不戰曰元帥使燒酒徒擊賊我輩何爲以故大敗廢縝爲民流嘉德島◐三年北元遣翰林承旨孛羅的冊禑◐始行北元宣光年號◐李仁任白禑誅池奫金允升等奫與仁任有隙積不平會奫客金允升華之元李悅金承得結朋黨自謂池門四傑議仁任專接北使停洪武年號之非仁任聞之以

爲誹謗朝政鞫流悅之元承得又嗾臺諫劾允升於是允升陰與奫謀去仁任仁任知其狀與慶復興白禑誅奫及允升益謙子璘遣人斬之元悅承得于配所奫起行伍至宰輔逼禑乳媼夤緣有寵貪淫譎詐賣官鬻獄及誅人皆快之◐倭夜入寧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京城大震倭又寇江華◐慶尚道倭寇大熾元帥禹仁烈飛報踵至我 太祖承命往擊拜日而行與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百餘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臀視無畏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賊驚懼氣奪

卽大破之餘賊狼狽登山臨絶崖露刃垂槊軍不得
上 太祖策馬先登軍士隨之賊墜崖死者太半
遂奮擊殲焉 ◐ 倭自江華攻陷楊廣道充州內地州
郡蕭然無復人烟禑欲遷都鐵原以避之崔瑩以爲
不可遂寢 ◐ 倭寇西海道信州文化安岳鳳州海州
我 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大破之 ◐ 遣鄭
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 ◐ 始置火㷁都監從判事崔
茂宣之議 ◐ 四年 ◐ 洪武十一年 鄭夢周還自日本 ◐ 復行洪武年
號 ◐ 五年 殺潛成事楊伯淵洪仲宣于流所又殺前
提學金濤等七人杖流成石璘柳曼殊等四人仲宣

與李仁任林堅味等同在政房有隙諫官徐鈞衡等
希仁任意劾奏仲宣在先王朝潛懷異志罷歸安寧
伯淵恃戰功頗自驕矜仁任堅味等嗾憲府劾伯淵
通妻弟削職流陜州崔瑩白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
自爲相請治其黨禑命瑩治之辭連仲宣遂殺伯淵
仲宣于流所仲宣臨死仰天誓曰予若無罪天必動
威及死果大雷電以風伯淵之獄濤逮繫栲掠幾復
蘇誣服殺之鳥首臨死對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
無辜及受其殃獄官皆惕然濤門生十餘人護屍有
李悰者抱屍入川洗血解衣衣之裹以草綢其頭而

縣之再拜而去時人義之◐禑出遊里街荒于畋淫
于色日以爲常◐六年以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以我
太祖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邊安烈副之
倭自鎭浦之敗攻陷郡縣三道沿海之地蕩然一空
自有倭患未有如此元帥裴克廉鄭地等擊倭于沙
斤驛敗績倭焚雲峯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穀馬北上
中外大震 太祖與安烈等引兵南下踰雲峯至
荒山西北登鼎山峯距賊數十里 太祖見道右
險徑身先入險遇賊射箭五十餘發皆中其面應弦
而斃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驍勇無比舞槊馳突所

向披靡稱阿只拔都身被堅甲又帶銅面無隙可射

太祖謂偏將李豆蘭曰我射兜牟頂子落汝便射

之遂躍馬射中頂子兜牟纓絶而側急整之 太

祖卽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

賊挫氣因奮擊大破之川流盡赤獲馬一千六百餘

匹兵仗無筭粲賊七十餘人奔智異山凱還崔瑩率

百官班迎天壽寺門前禑賜 太祖及安烈金各

五十兩諸將銀各五十兩○八年胡拔都嘗虜掠東

北面至是寇端州我 太祖以都指揮使帶李豆

蘭往擊大敗之胡拔都僅以身遁去○叶韻代言尹

就掌成均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譏之以爲紅粉榜（兒童好着粉紅衣故云）◐雞林君李達衷卒達衷剛直不撓有鑑識嘗爲東北面都巡問使識桓祖餞行之日因以子孫屬之恭愍朝擢爲密直提學忤辛旽罷◐十一年○洪武十八年帝遣國子監學錄張溥行人段祐賜恭愍謚又遣周倬雒英冊禑倬還禑贐以白金苧布衣服鞍馬不受但受朝臣贈行詩覽而歎曰東方有人禑遣曹敏修河崙禹玄寶等如京師謝恩◐漆原府院君尹桓卒桓漆原人家鉅富嘗乞告歸鄉歲大饑人相食乃散家財以賑之又取貧

民稱貸契券燒之時方久旱忽水湧桓田浸及人田

大熟南民稱之不已◐十三年定百官冠服一品至九品皆服紗帽團領其品帶有差主是議者鄭夢周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也禑與宦者幸臣獨不服◐十四年◐洪武二十一年誅廉興邦林堅味都吉敷李成林王福海

幷其族黨先是前密直副使趙胖斬興邦豪奴李光于白州興邦聞之大怒誣胖謀叛收其妻及母鞫胖于巡軍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今斬李光者爲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時興邦爲巡軍上萬戶必欲誣服治極慘酷胖竟不服後數日禑如崔瑩第議獄命釋胖遂誅興

邦等并族黨五十餘人其子孫在襁褓者皆投之江於是辨覈林廉等奪占田民遣使各道捕誅家臣惡奴凡千餘人獨赦李仁任安置京山府◐禑納崔瑩女爲寧妃◐帝以鐵嶺迤北本屬于元並令歸之遼東命立鐵嶺衛遣遼東百戶來告禑稱疾不出迎◐崔瑩勸禑攻遼東遂徵八道兵四月乙巳朔禑與瑩如西海道至鳳州召 太祖始言攻遼之意 太祖條陳四不可禑不納次平壤以瑩爲八道都統使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 諸將分屬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號十萬停洪武年號令國人復胡

服◐五月庚辰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島左右都
統使再請班師禑與瑩不聽我　太祖乃諭諸將
以逆順禍福遂回軍還渡鴨綠江禑聞之與瑩馳還
京都六月癸卯朔諸軍來屯近郊爲書請去瑩禑不
從欲拒戰乙巳　太祖由崇仁門入與左軍掎角
而進時禑與瑩在八角殿諸軍毁垣闌入郭忠輔等
直入索瑩而出遂流瑩（太祖回軍時典校副令尹紹宗詣軍前懷霍光傳以獻）
◐丙午復行洪武年號禁胡服時大明聞禑舉兵將
征之及聞還軍卽止◐庚戌放禑于江華辛亥曹敏
修以定妃教立禑子昌年九歲◐朴宜中還自京師

帝引見厚待遂寢鐵嶺立衛之議◐倭寇光州以三道都體察使皇甫琳及副元帥等往擊之判典校事康好文妻文氏陷賊不汚墜千仞石崖爲藤蘿障蔽得不死潛還鄕里驚嘆◐遣贊成事禹仁烈政堂文學偰長壽以禑遜位表如京師◐流曹敏修于昌寧◐八月以李穡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鄭夢周權近鄭道傳並充書筵官◐鄭地擊倭于南原大敗之時倭寇慶尚全羅楊廣自秋及夏屠燒州郡地爲三道都指揮使擊倭大捷人謂非此戰三道民幾盡矣◐九月遷禑于驪興

辛昌

己巳○春二月慶尙道元帥朴葳以兵船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及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繼至搜被擄民百餘以還昌賜葳衣服鞍馬銀錠奬諭之○姜淮伯等還自京師上年十一月遣淮伯等如京師請朝見至是禮部奉聖旨回咨曰高麗限山負海風殊俗異雖與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請欲來朝蓋爲彝倫大斁君道專無不臣之迹大彰諭使者歸童子不必來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六月以沈德符判三司事安宗源門下贊成事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七月禑生日我太祖與判三司沈德符判開城府裴克廉門下評理鄭地等亭禑于黃驪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王

之奉表稱臣歸我被倭寇擄掠人口獻方物使到順天府都堂以前代所不來難其接待昌曰遠人來貢待之薄則無乃不可乎使之入京慰送可也遣迎接使以待之又遣典客令金允厚等賫答書及禮物報聘于琉球國◐命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劒屨上殿賛拜不名各賜敎書銀五十兩彩段十匹馬一匹從鄭夢周之請也◐冬十月丙申霧丁酉大雨震電丙午霧癸丑霧三日◐十一月己巳霧甲戌地震乙亥雷◐放昌于江華前大護軍金佇崔瑩甥也前副令鄭得厚亦瑩族黨潛往黃驪謁禑禑泣謂曰不堪鬱鬱居此欲手就死仍授一劒使遺所善郭忠輔令入闕日可擧事圖 一李侍中忠輔

陽誥奔告太祖得擘被執自刎因行迎運常之
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及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

王安德禹洪壽於是遷禑于
江陵放昌于江華廢爲庶人
我 太祖與沈德符

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偰長壽成石
璘趙浚朴葳鄭道傳稱九功臣
等定策立定昌君

瑤爲王◐李穡自長湍入賀穡前月辭職歸長湍別

業

恭讓王 諱瑤 神宗七代孫 初封定昌府院君 ◐元年 洪武二十二年 十二月臺

諫交章司寧副令尹會宗亦上疏極論於是誅禑昌

禑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不食十餘
日晝夜哭泣夜必抱屍而寢得粒輒精舂供奠時人

憐之 ◐二年殺前原川府院君判三司事邊安烈于流

所初金佇獄起辭連安烈問佇不服刀裂足掌尉以

火隨問皆服遂成獄詞郎舍尹紹宗李詹吳思忠等
疏論安烈之罪請正典刑王不允流漢陽時有強盜
刼人於城門外紹宗等引吳元濟遣人殺武元衡之
事以爲刼盜之發實由安烈輩旣而啓退又上疏請
明正其罪王下其疏憲司就貶所勿更鞫誅之憲司
移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安烈於是紹宗等又論伯
興不問而誅請懲黨惡掩覆之罪乃遣臺官分鞫安
烈黨與李乙珍李琳貴生李庚道鄭地元庠等于京
外栲掠甚酷伯興死獄中◐以我 太祖領八道軍
馬置軍營分番更宿廩以軍資◐王御經筵謂侍講

官曰予年齒已耄雖讀聖經恐無益也朴宜中曰昔

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已七十七欲學恐年耄矣師

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爲人臣而戲其君可乎師

曠曰盲臣安敢戲君吾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

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如

昧行乎公然之今殿下春秋尚富學未晩也王嘉納

○左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請治李穡

曹敏修議立昌迎禑之罪臺諫繼論請置極刑王遣

吳思忠鞫穡于長湍穡供辭略曰去年朝京師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逐父立子

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也云云及還謂侍中李穡曰原明之言耶何得聞曰不可道

驪興地遠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而已國無迎立之議臺諫交章復論遂殺禑于咸昌

臺諫請鞫彝初之黨遂下禹玄寶等于巡軍逮繫李穡等于清州獄王昉趙胖還自京師啓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其姻親王瑤謀動兵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爲不可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十人殺害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九人遠流其在逃宰相潛遣我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兵來討乃出彝初所

記禱等姓名於是臺諫請鞫彝初之黨留中不下會
宗衍逃遂下玄寶有麟于巡軍大獄遽起先鞫有麟
峻急辭連崔公哲等十餘人並下獄有麟憂憤不食
死梟市籍家逮繫禱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
生等于清州獄遣尹虎等鞫之會以清州水災王命
釋之 ◐禮成江水赤沸三日 ◐三年省五軍爲三軍
都摠制府以 太祖爲都摠制使裵克廉爲中軍
摠制使趙浚爲左軍摠制使鄭道傳爲右軍摠制使
◐鄭道傳上書都堂請誅李穡禹玄寶臺諫亦交章
請治穡玄寶種學等罪乃流穡于咸昌玄寶于鐵原

種學于遠地◐冬省憲刑曹上疏曰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奸惡外示忠直深汚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判開城府事鄭地卒謚景烈◐召還李穡李崇仁◐四年壬申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等上疏曰道傳起身賤地初禹玄寶族人金戩嘗爲僧私其奴妻生一女密加愛護以嫁士人禹延生女適鄭云敬生道傳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織成妻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於一二卿相偶起嫌隙與道傳同心貪弄權勢誘脅諸人誾在等爲扇亂之羽翼紹宗璞等爲造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衆心危懼咸怨咨嗟

請鞫問浚閭在紹宗璞等之罪明正典刑道傳仍於
貶所正刑疏上留中不下明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
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議遂流浚閭在紹宗璞遠地
又與憲府姜淮伯鄭熙金畝徐甄李作李申連日交
章請誅浚道傳等並劾吳思忠王命先鞫閭等諸人
已而夢周遇害籍其家流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
鄭熙金畝徐甄李作李申于遠地放穡于韓州尋徙
驪興又廢崇仁趙瑚種學種善震陽擴爲庶人五月
憲府又上疏贊浚忠功極陳夢周之罪曰夢周貪饕
富貴招納貨賂專權自恣植黨謀亂萬一得成其計

專擅國柄則不惟濁亂朝廷將必傾危社稷餘黨洪
長壽李茂李彬金稷安魯生崔關金瞻請並罷遠流
從之◐召還趙浚鄭道傳南誾◐都評議使司執宗
親南平君和等六人及禹玄寶五父子安翊金南得
崔乙義王承貴都興安瑗柳廷顯許應朴興澤安俊
申元弼崔咸流于遠地使經歷張志和啓王曰玄寶
等曩者罪犯更欲謀亂禍機甚迫未及啓聞已將分
配于外◐以趙浚判三司事京畿左右道節制使南
誾慶尚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馬鄭道
傳奉化郡忠義君趙胖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

成事尹虎成石璘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
鄭熙啓門下評理金士衡三司左使尹師德判密直
事金用超金乙貴李彝金梱並爲密直副使李行藝
文提學◐王召司藝趙庸曰予將與 李侍中同
盟御聽 侍中言草盟書來庸言列國同盟則古
有之矣君臣同盟則無經籍可據王曰第草之庸言
於我 太祖退草以進◐秋七月王遜于原州尋
移杆城郡封恭讓君高麗亡
右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卽位
至恭讓王四年壬申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

二十五年凡合三十二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史氏按太祖以神武英雄之資懷濟世安民之略天與人歸遂卽大位攬結豪傑開拓邊疆威德廣被遐邇歸心賊萱屈膝而來朝金傅束手而納上平羅定濟以一三韓何功烈之盛也雖干戈草創未遑制作而規模則宏遠矣惠定相繼守緖光宗聰明聽斷始可與有爲而猜恨日滋邪佞得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衆心離解斲喪邦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景宗初政鑑前王之失焚讒書雪寃獄遽厭萬幾沉溺聲色享年不永成宗勵精競

惕立宗社耕籍田設學校勸賢才崇尚節義矜恤
民隱制作日新可謂守成之良主穆宗昏弱上不
能防閑其母下不能威制兇奸釀成蕭牆之禍藩
臣乘釁而動稱兵向闕乘輿播竄終不自保肰於
大漸之際付托得人神器不搖是足可稱顯宗久
勞于外備嘗艱險作其即位厭亂息治偃武修文
任良將制勍敵封疆無事中外又安雖謂之中興
可也德宗遵而勿失文宗恭儉寬仁任賢能惜名
器愛民恤刑信賞必罰國富家給民安物阜東倭
北貊獻琛扣關時號治平獨其佛字之侈徉於蕭

梁塔廟之盛擬諸新羅斯爲盛德之累順宗及獻宗
享年不長肅宗由藩邸紹大統維持鞏固睿宗宵
旰憂勤銳意圖治敎尙儒雅講劘治道興學育才
養老恤孤其爲治有足可觀但志存恢拓構釁强
虜封域多事至如好詞藻喜慢遊流連玩愒頗傷
國君之體仁宗親經李拓之難可以少省矣而墮
於賊髡之手屢幸西都構成逆謀其得免栢人之
禍幸矣所可稱者慈仁恭儉而已毅宗驕奢汰侈
盤樂怠忽惑聲色嗜詞賦押昵羣小疎棄忠直詞
臣獻佞灑宦內結於心腹武士積憤鋒刃潛伏於

肘腋。兇夫叛將奮臂一呼，衣冠搢紳雉獮殆盡，身且不保，自是麤悍老兵相繼專權，終高麗之世，不可復振。明宗庸暗，爲仲夫所立，忠獻所廢，其立其廢，皆在賊臣。加以愛溺牀笫，德慙閨門，何足取哉。神熙及康受制權奸，徒擁虛器而已。熙宗輕慮淺謀，欲除兇賊，反見放出。悲夫。高宗外爲強敵所逼，內爲權臣所劫，跋前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操縱進退，不出於強敵，則必出於權臣，眞所謂寄坐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正自處，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未怠，而默有

所相歟胡元威制天下元宗親朝款附得結姻好擢伏權奸宜可以少紓國患而反見侵擾爲國家亦多故矣烈宣肅惠相繼尚主憑仗甥舅之親在元日多在國日少自置東省政教號令皆出於元羣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復構譖子訴其父臣訴其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圖新君者吠舊主背本國者壹生事無復有君臣父子之分夷考其行忠烈忠肅之驕溢荒怠莫能相尚忠宣忠惠之淫縱穢褻瀆亂太常吐蕃之流揭陽之竄皆自取也尚誰咎哉忠穆短祚忠定不終恭愍初雖有令聞

性本猜戾疎忌世族向用寒士賊旽用事擁蔽聰
明魯國薨逝心志尤惑喜怒不中賞罰無章信用
讒邪誅戮將相設子弟衛汚穢宮掖假僞姓爲己
子促滅宗祀其及也宜矣遂使禑昌父子盜竊神
器十五六年人徒知高麗之亡亡於恭讓而不知
已亡於恭愍矣[illegible]爲將相推戴得承大統雖勵
精兢業猶懼不能圖存而智識淺短闇於治體刑
政日紊國步斯蹙天命已絶人心已離曆數有歸
於
眞主斯實天也非人也

東史纂要卷之八